

德·奥部分

世界心理小说名著选

柳鸣九 主编 贵州人民出版社



心理小说流派的总汇
心理小说嬗变的经纬
心理小说发展的碑记



《世界心理小说名著选》总序

柳 鸣 九

在根植于人性中的永恒的好奇心中，对人类自身的心灵隐秘的好奇，也许居于首位，希腊神话中的夜女神之子莫摩斯就抱怨过前思之神普罗米修斯在用泥和水造人的时候，没有把人心挂在外边，使得人的内心世界无法一览无余。不言而喻，自从人类发明了认知与愉悦两种功能相结合于其中的文学艺术这一意识形态以后，对人自身内心隐秘的探索与揭示，就开始成为了这个领域里追求的目的，神话故事中莫摩斯带有既定意向的抱怨就是一个明证。人的心态心理作为文学艺术赖以产生的母体之一，也是自然而然的事了，事实上，早从古代起，心理描写就已经开始不同程度地存在于文学之中。

然而，正因为人心没有挂在外边，自古代以来，文学中对心理心态的描写显然远不如对人身外的客观现实世界来得经常来得充分，至于我们这套丛书所涉及的对象、通常所谓的“心理小说”，即以心态描写、心理分析为其主要内容或主要特征的小说类别，更是迟迟产生于人类有了成文的文学二千多年以后。

当然，这还有其社会根源。如果说人对自己内心状态的体察与感知还是比较直接、比较自由的话，那么，人要在文学作品中充分揭示人自身的心态心理，却并不那么容易实现。在神权与王

权统治的时代，人的主体意识消融在神本观念体系（不论是多种教还是基督教、天主教的）与王道意识体系之中，人的自我个性、人对内心生活的关注、人要求表现人的精神隐秘、人的精神世界之幽深的倾向，都被极大地压抑着、遏制着，而文学中的心态描写与心理分析正是以这些为其前提条件、为其产生的土壤的。由此，就可以理解，从古代直到中世纪结束，以心理描写为其主要内容的文学形式何以未能产生，甚至细致深刻的心理描写在文学作品中何以如此少见；同样也可以理解，为什么从文艺复兴之后，也就是从人类历史上人文主义、人本观念的一次大发扬之后，文学中的心理描写才逐渐趋于发达。

有了适宜的气候，还得有文学自身形式的定型与完善，从文学中的心理描写发展为心理描写的文学，仍需一个过程。到十七世纪，西方文学中总算有了第一部真正称得上是近代“心理小说”的作品——法国女作家拉法耶特夫人所写的《克莱芙王妃》。不过，作为一种普遍的文学现象，心理小说成批地开始在欧洲出现却是十八世纪、十九世纪的事。这不仅因为这个时期接近并进入人类历史上彻底摧毁封建主义关系的实战阶段，精神领域里正迎来了个性的大解放，个性自由与主体意识在正在确立并日益巩固的资本主义关系下，有了空前的发展；而且还因为文学领域里出现了强大的浪漫主义潮流，这一个自我感情大发扬、大泛滥、大表露的潮流，最先为心理小说成批的产生提供了大好的机遇，而便于这种自我大表露的书信体、日记体、自述体小说的出现与流行，则使心理小说有了多种多样的形式。这些形态的心理小说，我们可称之为心理倾诉小说，它们往往以自述的形式来倾吐人物内心深处的思想感情，大多以爱情为题材，表现人物在封建

关系或封建关系残余的束缚下，爱情不得自由的内心苦闷、矛盾与愤慨，充满了浪漫的激情。歌德的《少年维特之烦恼》与卢梭的《新爱洛绮丝》就是这一类小说的代表作，它们标志着文学中的心理浪漫主义。

十九世纪欧洲现实主义的文学潮流给心理小说带来了新的发展。在这里，冷静的客观的分析，代替了心理浪漫主义的主观倾诉与尽情宣泄，即使有的作品采取了第一人称自述的方式，但也是一种时过境迁后冷静的分析性的反思，如龚斯当的《阿道尔夫》与托尔斯泰的《克莱采奏鸣曲》。正因为这股潮流中的作家都追求冷静的客观的分析，他们的心理小说也就更贴切地揭示了特定人物内心世界的变化规律与逻辑，在心理刻画上有了更大的深度，在心态描写上也格外复杂细致，这些都是心理浪漫主义所不能相比的，实际上是对心理浪漫主义的一种反拨与超越，我们可以称之为心理现实主义。心理现实主义虽然有其历史渊源，但基本上形成于十九世纪前期，而更多地出现于十九世纪后期。在十九世纪后期，自然主义作为现实主义的一个发展，把人的生理机制、把人的“血”与“肉”带进了文学，同时也使得心理写实中有了对生理根由的关照与考虑。心理小说发展到这一阶段，题材内容也比以前大为扩充丰富。由于题材内容的不同，我们不仅可以看到爱情心理小说，而且可以看到政治心理小说、伦理心理小说、犯罪心理小说以至更年期的心理小说、妇女心理小说等等。正如现实主义文学潮流在文学史上曾造成了一个辉煌的时期一样，现实主义潮流也带来了一大批心理小说的杰作，从斯丹达的小说到左拉、莫泊桑、托尔斯泰的作品，它们的声势如此浩大，它们造就的传统至今仍然如此强而有力，以至人们往往不自觉

地习惯于只把心理现实主义视为心理小说，而往往忽略了心理浪漫主义曾为心理小说开拓了道路，也忽略了日后的心理现代主义给心理小说带来了一片新的风光。

从十九世纪后期起，哲学家、心理学家纷纷来深入地研究人的心理机制与变化规律，形成了心理学空前的大发展、大繁荣，特别是威廉·詹姆斯的“意识流”说、柏格森的“绵延”说、弗洛伊德的“潜意识”理论，更把心理学研究推进到现代新水平，并给心理小说的新发展提供了新的扎实的理论基础。与心理学领域里的发展几乎同步进行的是，文学中一种特定的心理描写方法、即意识流方法的出现，而这种方法又几乎是不约而同地出现于德国文学与法国文学之中，德国的施尼茨勒、法国的杜雅尔丹都是这种方法最早的实验者，而后，这种方法在爱尔兰籍英国作家乔依斯的名著里发展到登峰造极的水平。以意识流的方法创作出来的心理小说，显然是对一切传统心理小说的新突破，就表现内容来说，它不仅有表层意识，而且还有深层意识，潜意识。就表现形态来说，它呈现出内容混杂、打破了时序与空间界限的、意识像水流一般的原始状态；从表现方法来说，它不像心理现实主义那样采取作者介入人物心理过程的方法，而是实现作者的“隐退”，以客观的展现与放映，来代替作者概述与分析，它一系列新的特点都标志着心理小说发展的新阶段，正由于它是以客观地呈现为特征，有别于心理浪漫主义的倾诉与心理现实主义的解析，有人就把它称之为心理自然主义，但如果考虑到在二十世纪下半期，这一股新的潮流、新的方法中又出现了“潜对话”与“物”主义这类新的成分与新的实验手法，我们不如称之为心理现代主义。

以上是对心理小说迄今为止的发展过程的一个粗浅的理解，按这样一个理解，在法国文学的范围里选编一部包括心理浪漫主义、心理现实主义与心理现代主义的作品集，是我好几年前就有的计划，但由于忙于其它事务，一直未付诸实现。现在，经贵州人民出版社再三邀约，又得到有关同志的合作与协助，扩大了原来编选的规模，这就是这一套《世界心理小说名著选》的由来。本丛书旨在展示出心理小说三个历史发展的阶段，汇集这一过程中的名著名篇，作为外国文学中的一个特定的系列，一种特定的归纳与整理。属于这个范围的作品为数不少，我们将把它们压缩为有限的篇幅，分为《法国心理小说名著选》、《德、奥心理小说名著选》、《俄苏心理小说名著选》、《英国心理小说名著选》、《美国心理小说名著选》、《日本心理小说名著选》、《拉美心理小说名著选》等几种。如果这套选本对读者了解心理小说这一特定文学类别的历史发展过程；了解不同阶段、不同国别、不同作家的心理小说的特点有所帮助，我们也就达到了预期的目的。

1988年9月

德、奥心理小说发展轨迹

“人心并不是平静的池塘，并不是牧歌式的林间湖泊。它是一座海洋，里面藏有海底植物和可怕的居民。”^①古今中外的作家，作为勇敢的探险者，都试图遨游心灵这座海洋，他们的作品在不同程度上触及或描写了人物心理这个诱人、但又是难以捉摸的迷宫，但是心理小说成为一个独立的文学类型，却经历了漫长的时间。

同欧洲其他国家相比，德语国家心理小说的发展有其自身的特点，它是同德语文学中的一个特殊类型——发展小说密切相关的。德语心理小说是发展小说的一个类别，在其发展过程中又往往和发展小说融为一体^②。发展小说一般都是描写主人公在社会上经风雨，见世面的成长过程，表现他在智力、道德和精神上的追求，从而从正面或反面为读者提供认识生活、改造生活的借鉴。因此，发展小说又称作修养小说或教育小说。这种小说类别的出现标志着小说开始从对外部事件的描写向对内心经历的刻画过渡，从冒险小说、骑士文学向心理小说的转变。从这个意义上

^①勃兰兑斯《十九世纪文学主流》第二分册《德国的浪漫派》，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版第2页。

^②参见伊瑟·布拉克《诗学提要》，费迪南德·希尔特出版社，基尔，1974年第5版第198—202页。

说，发展小说是心理小说的源头。德国发展小说可以一直追溯到13世纪诗人沃尔夫拉姆·冯·埃申巴赫（公元1170—1220年）的史诗《帕尔西伐尔》（约公元1210年）。沃尔夫拉姆·冯·埃申巴赫是中世纪行吟诗人，后服务于宫廷。他的这部骑士史诗根据流传的关于圣杯的故事，叙述主人公从一个不谙世事的孩子成长为担负保卫圣杯任务的最纯洁的人，这中间他历尽千辛万苦，经受了种种考验，终于达到了内心的完善。这部史诗成了德国发展小说的发端。但是，真正意义上的发展小说，一直要到17世纪格里姆斯豪森（公元1625—1676）的《痴儿历险记》（1669）才形成。

17世纪上半叶，德国经历了三十年战争（1618—1648），描写战争中冒险经历的流浪汉小说开始盛行，最有名的是格里姆斯豪森的自传体长篇小说《痴儿历险记》。小说以第一人称叙事方法，讲述主人公在战乱年代从童年到中年的发展经历，最后在远方孤岛上过着隐居生活，在对上帝的皈依中获得了内心的宁静。小说真实反映了三十年战争中城乡遭破坏而呈现一片衰败、凋敝的景象和人民对和平、安宁生活的渴望，同时也注意到了主人公的心理活动，但并没有把心理描写置于作品的中心地位，所以还不是心理小说。

将近一个世纪以后，出生在牧师家庭的诗人维兰德（1733—1813）登上文坛。诗人曾出任过魏玛公爵卡尔·奥古斯特的文学教师，一生著译甚丰。我们这里要谈的是他那本带自传性质的小说《阿迦通的故事》（1766/67）。作品主人公阿迦通虽然生活在古希腊，反映的却是18世纪启蒙运动时期积极进取的时代精神。在维兰德笔下，阿迦通被塑造成一个正直、善良、高尚的人，体现着感性和理智、心灵和头脑的和谐。这部小说在文学史

上的意义，在于它以外部事件为契机，在描写主人公精神道德的完善过程中，在反映现实的同时，着意揭示了他的内心世界，因而成了德国文学中心理小说的滥觞。这部小说的特点是发展小说和心理小说相结合，并带有作家自传的性质^①。这也是德语心理小说的独特的特征。

德语文学中，第一个把心理小说推向高峰的是歌德（1749—1832）。诗人出生于美因河畔法兰克福一个富裕的市民家庭，青年时期是狂飙突进运动的一名主将。1775年应邀到魏玛公国，任枢密顾问。但是，他狂放不羁的天性与奢华拘谨、繁文缛节的宫廷生活格格不入，便于1786年不辞而别，到意大利陶醉在古希腊罗马文化之中。1794年起，他同席勒携手合作，留下一段文坛佳话。歌德著作等身，剧本《葛兹·冯·伯里欣根》（1773）和小说《少年维特的烦恼》（1774）是他献给狂飙突进运动的厚礼，连同随后创作的《伊菲格妮亚在陶里斯岛》（1786）、小说《维廉·麦斯特》（1796/1829）、诗剧《浮士德》（1806/1831）、《亲和力》（1809）等著作，成了人类宝贵的精神财富。恩格斯赞誉歌德在文学领域中是“奥林帕斯山上的宙斯”^②。

《少年维特的烦恼》是一部书信体小说，叙述青年维特因不能与心爱的姑娘绿蒂永结连理，在鄙陋环境和绝望情绪的内外作用下，结束了自己的生命。书信体的形式使主人公得以打开心灵的闸门，无拘束地倾诉自己的遭遇和感受，披露自己的抱负与情愫，

^①参见伊福·布拉克《诗学提要》，费迪南德·希尔特出版社，基尔，1974年第5版第199页。

^②《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1卷，第310页。

宣泄胸中的烦恼与痛苦。维特用火一样热烈的语言，喊出了要求摆脱封建制度的精神桎梏，渴望获得爱情和自由，实现自己人生价值的心声。小说中外部事件和大自然都是主人公心灵的折光，因此《少年维特的烦恼》是一部典型的浪漫主义心理倾诉小说。

《维特》出版后不仅轰动德国，而且立即风靡欧洲，多少个青年男女怀着颤动的心为这个不幸的主人公洒泪痛哭，连叱咤风云的拿破仑也爱不释手，远征途中还放不下这本小说。历经一个半世纪以后，“维特热”也波及到了“五四”时期的中国。《维特》所以有如此巨大的魔力，盖因歌德用“诗人的手揭开了沉睡在当代的深深激动着的心灵里的一切秘密”^①。同维兰德《阿迦通的故事》一样，《维特》也带有作者的自传性，青年歌德自己在韦茨拉尔也有过一段与维特相似的爱情经历，加之他的一位友人因失恋而自杀所给予他的震撼，因此给正要动笔的《维特》“灌注上炽烈的热情，以致诗的情景与实际的情景的区别丝毫不能分辨出来”^②。

《维特》产生在18世纪70年代并不是偶然的。当时，欧洲经过文艺复兴、宗教改革和启蒙运动的激荡，封建意识形态正在瓦解，资产阶级已经觉醒，人的主体意识得到张扬，为行将到来的法国大革命作了思想上和舆论上的准备，资产阶级时代正在显露晨曦。人们心情骚动，思绪翻腾，这就为描绘人的感情体验和内心世界提供了肥沃的土壤。18世纪中叶欧洲感伤主义小说盛行，英国理查逊的《帕美勒》（1740/41）和《克拉丽莎》（1747/48）、

①梅林《约翰·沃尔夫冈·歌德》，见《梅林论文学》，人民文学出版社，1982年版第55页。

②《歌德自传——诗与真》（下卷），人民文学出版社，1983年，北京，第625页。

法国卢梭的《新爱洛绮丝》(1761)就是其代表作。这些作品中强调个人精神生活,刻画人物内心活动,描写自然风景,抒发极为敏感、纤细的感情,表现对当时社会的不满。当时的德国,由于政治上四分五裂,经济落后,文化闭塞,贵族专横,资产阶级软弱,整个德国“一切都烂透了,动摇了,眼看就要坍塌了,简直没有一线好转的希望,因为这个民族连清除已经死亡了的制度的腐烂尸骸的力量都没有”^①。在这个政治和社会方面可耻的时代,政治上没有什么作为的资产阶级,它的优秀思想家便在精神世界里去寻求发展;在文学方面,“这个时代的每一部杰作都渗透了反抗当时整个德国社会的叛逆精神”^②。歌德的《维特》以理查孙、卢梭等作家的心理小说为蓝本,他的主人公在黑暗的社会现实面前无法实现自己的理想,因而多愁善感,悲观失望,愤世嫉俗。这是一种时代病。马克思主义文艺批评家梅林指出,《维特》“是当时感伤主义的产物,而同时又成了医治这种感伤情绪的良药”^③。《维特》中一切都被赋予了浓厚的感情色彩,无论花草树木,阳光月色,乃至四季更迭,都是主人公感情的载体。维特把感情置于理性之上,是对启蒙运动所强调的严峻的理性主义的反拨。《维特》的问世标志着德语心理小说登上了第一个高峰,它对此后德国和其它欧洲国家的心理倾诉小说,对浪漫主义和现实主义文学的发展都有着不同程度的影响。

《维特》出版35年后,歌德又创作了一部心理小说——《亲和力》(1809)。爱德华和夏洛蒂夫妇分别爱上了奥蒂莉和上尉,新组合的两对恋人本可如愿以偿,但由于一个偶然因素使结

①②恩格斯《德国状况》,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卷。

③梅林《中世纪末期以来的德国史》,三联书店,1980年版第74页。

局蒙上了悲剧的阴影。歌德曾说过，他的著作“仅仅是长篇自白中的若干片断”，《亲和力》无疑也是这些“片断”之一，它折射出歌德本人的一次爱情骚动：1807年，58岁的歌德对18岁的姑娘米娜·海尔茨丽普产生热烈的爱慕，但是理性使他克服了这次感情危机。两年以后，他便在《亲和力》中宣泄了自己因感情与理智的冲突而引起的内心痛苦。与《维特》时期相比，这时德国已克服了感伤主义的时代病，歌德本人也较《维特》时期理智多了。如果说，《维特》中主人公的心扉像是打开的闸门，任凭感情的洪流一泻而出的话，那末，在《亲和力》中，两对恋人的微妙心理是通过对话来揭示的，是由叙述者理智而冷静地加以剖析的。由倾诉型的心理浪漫主义到分析型的心理现实主义，这是一个新的、重要的发展。托马斯·曼称赞《亲和力》是德国文学中小说创作的顶峰。对于这个评价人们也许会有异议，但《亲和力》成了19世纪德国心理小说的蓝本却是无疑的。小说对人物心理活动理智而冷静的分析，对人物本能冲动初露端倪的描写，对人物性格多视角的刻画，这些都直接间接地为浪漫主义、现实主义，乃至后来的心理分析小说家所借鉴或仿效。

与歌德一起，共同为德国文学作出巨大贡献的大诗人席勒（1759—1805），在他的剧作《唐·卡洛斯》（1787）、《华伦斯坦》（1798/99）和《奥里昂的姑娘》（1801）中也很注意对人物心理的描写，但还不是心理剧。在《玛丽娅·斯图亚特》（1801）中，席勒强化了对人物心理活动的描写，通过独白和对话把苏格兰女王玛丽娅·斯图亚特和英国女王伊丽莎白这两位既是政敌又是情敌，又有血缘关系的女王各自的内心世界和微妙的心理活动作了淋漓尽致的揭示，人物的心理活动始终处于全剧的中心地位。因

此，这是一部心理历史剧。

曾热情讴歌法国大革命的诗人荷尔德林（1770—1843），刚30岁就得了精神病。他惟一的一部长篇小说《许培里昂》（1797/99）也是一部书信体小说。作品以18世纪70年代希腊民族解放战争为背景，主人公以第一人称的叙述视角审视了自己的成长道路和内心发展历程。小说实际上是主人公的长篇独白。这部小说显然受了《新爱洛绮丝》和《少年维特的烦恼》的影响，也是发展小说和心理小说相结合的作品。

18世纪末19世纪初世纪更迭时期，德国早期浪漫派作家也写了一些心理小说，探讨的一般也都是狂飙突进运动中提出的问题。他们的小说大多是倾诉型的，艺术成就一般。值得一提的是蒂克（1773—1853）的《威廉·洛弗尔先生的故事》（1795/96）。这部书信体小说表现一个青年知识分子精神上的自我毁灭。

19世纪是欧洲现实主义文学的辉煌时代。在心理小说方面，法、俄、英等国家都涌现出一批具有世界声誉的心理小说家和心理小说。18世纪和19世纪初心理浪漫主义那种慷慨激昂的热情表露、毫无节制的感情宣泄所赖以存在的社会历史条件改变了，作家更多地用理智来驾驭感情，以冷静、客观的分析代替主观倾诉，往往在人与社会环境的密切联系中来揭示人的复杂性格和内心世界。

在德国，伴随现实主义文学出现的声势相对地要小一些。随着浪漫主义文学在19世纪30年代的衰落，现实主义文学开始出现。毕希纳（1813—1837）这位革命民主主义作家，虽然只生活了24年，写作生涯只有3年，但是在这短短的时间里，他创作了《丹东之死》（1835）、《沃伊采克》（1836）和《列翁斯和莱娜》

(1836)等剧作，还给我们留下一部未完成的心理小说《棱茨》(1835)。他的生命虽然短暂，但却闪烁着美丽的火花。1834年他参加了革命组织“人权协会”，以推翻黑森大公国的反动统治为目的。他在为协会撰写的革命传单《黑森快报》(1834)中大声疾呼：“给茅屋和平！对宫殿战争！”1835年遭警方通缉后，毕希纳开始了流亡生活，翌年因得伤寒在瑞士去世。中篇小说《棱茨》中的同名主人公是狂飙突进运动作家，1777年底开始精神失常，曾在埃尔萨斯的瓦尔德斯巴赫牧师兼慈善家欧柏林家休养，牧师的日记中记载了棱茨的病情。此后棱茨的精神病时好时犯，1792年死于莫斯科街头。毕希纳这篇小说截取了棱茨在瓦尔德斯巴赫（小说中为瓦尔德巴赫）欧柏林牧师家休养时的生活片断，依据牧师的日记创作了这篇小说。作为心理小说，《棱茨》有许多开拓。对折射在神经错乱者心里的大自然及其景物的出色描绘，对一个精神病患者心理维妙维肖的细致刻画，而这两者又天衣无缝地融为一体，这些都为人们所称道。小说中毕希纳通过诗人棱茨之口，说出了他对现实主义的看法，表达了他的审美理想。他认为，诗人的任务是反映现实，而不应该美化现实；判断艺术作品的惟一标准是生活，无论这生活是美的还是丑的^①。他的现实主义见解虽然不够准确和完善，但是对于反对涂抹现实、构筑理想主义幻想的文学是有积极意义的，为德国此后现实主义文学的发展确立了传统，奠定了理论基础。对于文学如何表现人物的内心世界，毕希纳在这篇小说中也提出了颇有见地的看法。他认为，作家应该理解人，应“走进人们的内心深处”，通过对人物心理的刻画来塑造人物形象：“对一个作家来说，任何人都不是

^①参见《毕希纳文集》，人民文学出版社，1986年版第140—141页

太卑贱和太丑陋的，只有具备这种观点才能理解他们；最微不足道的面孔也要比纯粹美的感觉产生的印象更深刻，有人可以让人物形象从内心里走出来，而不用从外部世界把某种形象临摹进去，外部世界对这种人来说没有生命，没有肌肉，没有脉搏鼓胀和跳动。”^①在德国文学史上，毕希纳是第一位对心理现实主义作了理论阐释的作家。毕希纳作品的独创性和超前性，当时并没有为人们所认识，所理解：诗人逝世后很长一段时间里，他的作品无人问津，几乎被湮没。直到本世纪初期表现主义兴起时，毕希纳才被重新发现，并奉他为先驱。浪漫主义、现实主义、自然主义、表现主义、纪实戏剧、叙事剧、荒诞派等各种不同流派无不可以在毕希纳的作品中发现符合它们的东西，因此对毕希纳的研究成了一大热门。1923年设立的“毕希纳奖”从1951年起改为纯文学大奖，由德国语言文学科学院每年授给一位成绩卓著的德语作家。

1848年资产阶级革命失败后，德国的工业虽然还在继续发展，但政治上资产阶级与封建贵族结合在一起，对人民实行专制统治。结束封建割据的局面，实现政治上的统一，这一任务要等到普鲁士自上而下的革命才能完成。这一时期，不少作家表现出消沉悲观情绪，他们的作品一般回避重大的社会现实问题，而热衷于个人和家庭的狭小圈子，脱离社会现实孤立地刻画人物心理，给平淡的日常生活蒙上一层诗的情调。施托姆（1817—1888）就是这种“诗意现实主义”的代表作家之一。他出生在濒临北海的小镇胡苏姆，辽阔的大海，滔天的惊浪，坦裸的荒原，幽深的山林，朴质的人民，缓慢的生活节奏，融入了他的性格，化为了

^①同前注，第142页。

诗一般的抒情语言。他的诗歌质朴清新，富于音乐性；他的小说中日常生活往往披着一缕淡淡的哀愁，印着浪漫主义的痕迹。他的《茵梦湖》（1849）、《三色紫罗兰》（1873）等作品虽有一些细致的心理描写，但其总体构思并不是以主人公的心理活动为中心。他的晚期著作虽然诗意减弱了，但强化了对人物心理的描画。

《缄口不言》（1882）作为心理小说有不少特色，颇为引人注目。它是继毕希纳的《棱茨》之后，又一篇涉及精神病患者这个题材的小说，情节和悲剧气氛都是随主人公变态心理的变化而发展和加重的。曾经患过精神病的主人公总担心有朝一日会旧病复发，因此陷入可怕的怀疑和忧虑之中。随着他变态心理的加重，悲剧气氛也愈加浓重，最后他因在妻子面前对自己的病情“缄口不言”而产生了沉重的罪恶感，于是留下说明原委的遗书，到森林里去结束自己的生命。情节发展至此，悲剧似乎已成定局。谁知峰回路转，妻子及时赶到，不但阻止了悲剧的发生，而且对主人公来说，“缄口不言”的既定方针已不复存在，意外地解开了心里的疙瘩，病也好了。这篇小说中，主人公的变态心理是轴心，其他一切情节都是围着它展开的。施托姆对主人公心理和外部事件的处理写得丝丝入扣，曲尽其妙。

值得注意的是，《棱茨》和《缄口不言》这两篇作品都产生在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学说之前。这一方面说明，写精神病人是德国心理小说家感到兴趣的一个题材，另一方面似乎也给弗洛伊德学说多提供了两个病例作为佐证。与《棱茨》不同的是，《缄口不言》的心理情节更为紧张，戏剧性更强，悲剧气氛渲染得更重。这些，对德国心理现实主义是个发展。

苏德曼（1857—1928）是位跨世纪作家，但他的主要作品大

多写于19世纪末。一般认为，苏德曼是位自然主义剧作家，但他在文学史上却作为小说家而受到更大重视，不过他的叙事艺术不是自然主义的，而是继承了德国现实主义传统，有浓郁的乡土气息，还“包含着不久就开始的托马斯·曼的心理艺术”^①。他的代表作《忧愁夫人》（1887）中，在塑造人物形象时，已注意了心理描写。长篇小说《猫桥》（1889）保持和发展了《忧愁夫人》的风格，同时进一步“强化了心理因素”^②。小说以19世纪初期德国人民反抗拿破仑侵略的解放斗争为背景，表现被村民所误解的波累斯拉夫少尉的复杂心理，刻画他受冤时内心的矛盾、痛苦、斗争和决断。围绕这个中心，小说在各种恩恩怨怨的关系和事件中表现德国人民的抗法斗争，以及当时错综复杂的阶级关系。

20世纪是个伟大的时代，是文学艺术获得巨大繁荣和发展的时代。从本世纪初到二次世界大战，德语心理小说空前繁荣，继《少年维特的烦恼》之后，攀上了又一个新高峰。对德语心理小说的发展影响最大的是非理性主义思潮和现代心理学，尤其是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学。

文学中的非理性表现固然早已存在，但19世纪下半叶至20世纪初期以后的一段时间里，叔本华的生命意志论、柏格森的直觉主义、尼采的唯意志论等非理性主义哲学盛行。他们的共同点，就是从唯心主义立场出发，认为现实是不可理解的。因此，不少作家退往内心世界，探索人的复杂心理。在近代心理学方面，美

^{①②}参见威廉·格校茨曼《论德国当代文学》第五章“心理小说”，汉斯·F·门克出版社，美因河畔法兰克福，1953年版第72页。